

史
外
八

史外卷二十三

吳兵部傳（附孫兆奎等）

公諱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烈帝崩於亂五月南都立君久之宴然無有爲先帝討賊者公發憤上中興四議一曰聲大義以作恢復之氣蓋春秋之旨大復仇而嚴討賊諸葛亮有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誠以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凡爲臣子憤恨愧恥無一日可以卽安且大義不明人不知有君父則無以立國雖欲苟且偏安而有所不得也先

帝英明恭儉勤求治平而卒致覆敗實前古所未有究其禍原則一十七年當局諸臣誤國之罪不可辭也以門戶爲安身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以苞苴爲立命而不知節義之爲何事有文具而無實政有議論而無成功文臣愛錢而委用債帥武臣惜死而坐撫驕兵人心陷溺拜手而處賊庭覩顏而受僞職土崩籜掃誰實厲階良由此等胸中久無君父久無廉耻也今幸聖主中興保有南服此天心之所祐助祖宗神靈之所想望蓋在討賊復仇再擴疆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非謂因循江左偷歲月之安如東

晉南宋故事也我二祖創基重開華夏列宗圖治遠邁漢
唐而十陵園廟寂寞塵沙之鄉先帝梓宮荒涼榛莽之地
興思及此痛絕忘生向日聞變之初見諸生父老無不涕
泣哀感竊以爲東南之人心未死社稷之興復可期而兩
月以來義聲未舉恐天下人心自此廢然而不可振作也
天下有忠臣義士報君死國之氣亦有英雄豪傑作事建
功之氣二者當及其鋒而用之使天下感發而興起故進
可圖敵而退可立國忠臣義士之氣無以用之則日就消
靡英雄豪傑之氣無以用之則渙散而不可收拾此安危

成敗之關不可忽也所願廟庭之上念篡逆之大仇思恢
復之至計臥薪嘗膽存越國之憂勞布衣帛冠法衛公之
儉約君臣歡洽合堂廉爲一體文武輯睦視軍國爲一家
人人有枕戈飲血之思時時有厲兵秣馬之志身且不有
何有於苞苴家且不有何有於門戶門戶消而後職業可
舉苞苴絕而後功罪可明死節者厚其優卹從逆者速其
刑誅綱紀粗張經綸畧定亟下哀痛之詔預卜誓師之期
選將練兵進據形勝逆賊之首不旋踵而可致於闕下矣
或謂時方積弱大舉爲難則甚不然昔少康以一旅之師

討滅寒浞而祀夏配天光武騎牛從軍以羸卒三千破尋
邑百萬卒興漢祚蓋其君臣之間立志既堅區畫素具鼓
動拔起以乘天下之氣用能以少破衆變弱爲強況今疆
土尙居天下大半而財賦不乏人力繁庶較之少康光武
倍且什伯誠能舉而用之則風馳電掃廓清六合非難致
之事也事在不疑顧力行何如云爾二曰明大勢以爭恢
復之機蓋厯考創業中興之主必先度形勢據要會故上
之奏驅除之功而次亦不失固守之策東南形勢雖以長
江爲險阻然自古守東南者未有不守兩淮與荆襄者也

兩淮者江表之藩籬荆襄者上游之門戶舍藩籬而保墻垣棄門戶而扃堂奧雖在至愚知其無濟孫吳之於曹魏百戰於合肥濡須之地而以荊州分裂晉卒併焉其六代之世僅曰偏安然以悍如石勒盛如苻堅強如宇文拓援卒不跨江南以有尺寸者以強藩巨鎮皆在淮南荆襄間也故南唐李氏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及淮南爲周世宗所併遂有豫章之徙宋之南渡也先後有劉錡韓世忠岳飛孟珙諸人擁重兵於兩淮襄漢之地孟珙亦曰襄樊爲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後伯顏兀朮之兵

竭死力以攻襄樊襄樊破而後順流南下而宋事遂不可
支矣此皆已事之明鑒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則荆襄爲尤
重何則逆闖巢穴盤據關中則賊之伸足南向狼奔豕突
道必出此而我之王師大軍奉辭伐罪道必出此是我得
之可以圖賊賊得之可以圖我實爲必爭重地而我未能
據而有之我未能有而賊亦未聞爲集兵堅守之計乃天
之留此都會以開我中興大業者也逆闖游魂旦夕消滅
又恐他有雄傑者襲迹而動踞形便以蹂中原習水軍於
漢沔之上放舳艫於武昌夏口之間我將何以禦之是故

審廟筭而定規模必以恢復荆襄爲第一着夫荆襄背控
河洛側睨淮蔡包絡關陝襟帶吳蜀沃野千里有可耕之
土奇才劍客有可用之人地形四達有可戰可守可縱可
橫之勢從古英雄之所力爭而恃以爲混一之資也乃所
謂恢復者務爲恢復之實而無務爲恢復之名何爲恢復
之名驅烏合之兵入殘破之境紀律素未嘗明饋餉又苦
不足賊去則進據空城賊來則望風奔潰雖得聯城數百
何所用之不惟無益適足以喪師糜餉而已何謂恢復之
實選良將聚精兵以招徠安輯爲先圖以耕屯守禦爲實

事據一城則不使一城之復破立一堡則不使一堡之復
隳以客爲主以逸待勞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待神氣充實
邊面兼守聯絡兩淮共圖進取如網之有綱如農之有畔
可以指掌計畫可以歲月責成所云坐而言之起而行之
有斷然者三曰定大畧以取恢復之功蓋控兩淮據荆襄
而漸圖搗勦必得重兵三四十萬卽力不能遽舉最少非
二十萬不可今郡邑之兵可用爲守禦而不可用爲馳驅
諸鎮之兵可用爲聲援而不可用爲進取何也積弱積玩
積驕積惰雖有周亞夫李光弼不能徒手而變其俗也驅

市人而戰卽韓信之用兵如神不得不置之死地而後勝
則兵非素練不可用明矣爲今急計莫若精擇大帥三人
才兼文武忠義根心者使之分道募練新兵所募之兵必
須絕力或挽弓二三百觔或提石七八百觔膽勇信實三
者俱備方爲及格其偏裨頭目亦聽大帥自行選用一切
兵法陣制大帥教偏裨偏裨教頭目頭目教兵齊之以束
伍之令申之以上下保結之法精之以步伐擊刺旌旗金
鼓分合奇正之數盛甲器械向之鈍敝不中法者自行製
造營陣部曲向之虛花不可用者自行操演訓練勤習比

及期年萬人一心動如指臂平時則有極重之餉勝敵則有極重之賞違令則有極重之罰此軍一成可以虎視中原前無橫陣後無驕兵唐之銀槍宋之背嵬我明之陶家軍是由此特遣三帥分屯江北其一屯駐淮陽勒兵五萬責以收復兗濟津門河間等處其一屯駐安廬勒兵五萬責以收復東昌大名廣平順德等處其一勒兵十萬收復荆襄招集流亡部勒壯健興屯種以爲久駐之基築堡寨以爲清野之具辟用土豪廣布間諜來歸者給以土田內應者予以官爵積粟通商訓民養士使家計牢固轉屯進

築唐鄧汝穎之間中州故地亦可漸次收復勁兵駐札於
外老弱力耕於內如羊祜張全義故事省調發之勞息轉
輸之困以地養兵以兵擴地地益廣餉益多而兵益強如
是則賊之門戶失而我之藩籬固矣長淮一帶古有芍陂
洪澤諸屯素稱膏沃亦當一概舉行使富強之勢東西聯
絡大江以南坐有泰山四維之安其視沿江列戍與敵共
險處處可渡日日可至者相去何如哉當是時大合諸路
兵聲罪西討令淮南兩帥真保趨山西以擊其左移檄四
川將帥大兵出盧氏抵潼關指淆澠以衝其中我則四面

合勢賊則首尾並蹶金魚穴鼠指顧就擒然後告成列聖
之廟獻馘大行之靈灑掃山陵修治京邑此真中興之盛
事而臣子之畢願也唐莊宗受晉王三矢其後卒繫燕父
子函梁君臣首而還矢於先王包胥與伍員論志誓必復
楚其後痛哭秦庭乞師而反卒如其志彼皆以敵國之仇
一人之誓而有志必伸有言必踐若此若乃奮天朝之神
威殛弑逆之逋賊名正勢順何疑何異而不圖再造之功
徒鬱鬱居此爲左支右吾之下策哉進退得失之數瞭然
可覩矣四曰固根本以立恢復之基蓋自古戰守攻取有

一定之局欲保固江南則必開擴江北而開擴江北又必先保固江南相維之理不可易也漢高祖以關中爲根本故能東向與楚爭衡光武以河內爲根本故能掃赤眉剪囂逆而興劉氏之業唐肅宗以靈武爲根本故能滅安史而收兩京不固其本而徒事喜功好大之爲則如元嘉之北伐宣和之圖燕雲不惟無功而且有大患金陵創業之地德澤浸於人心且山川雄厚物力充牣此皇上經營海宇深固根本之所在也固本之策大約有四一在飭吏道一在行保甲一在儲倉粟一在練水師語云得一賢令勝

勝於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勝於勁兵三萬言其職最親民
消患弭亂也今吏道日衰皆由原本未清綱領未振原本
者何銓選之路是也綱領者何撫按之權是也但使銓選
至公不至驅外吏而爲貪黷則源本既清而又精簡撫臣
假以重柄賢能者聽其辟舉不稱者立行罷黜其最不肖
者則以國初之法懲之其勤績顯著例當升轉者由令而
守由守而司道由司道而撫使之久處其地不致傳舍其
官威惠孚洽利弊周知自有吏習民安之效又邇來設官
之多倍於祖制官多則多供億之害多迎謁之害多文移

史外
卷三
牽掣之害多吏胥奸蠹之害宜考會典大行裁減科部添
差者革司道閒緩者革佐貳猥雜者革卽按亦宜間歲一
差使撫臣得以專心課吏而有司得以專心治民是法也
李泌行之於唐李綱行之於宋非臆見也夫吏道不荒有
司勤職則行保甲儲倉粟自可不勞而治保甲之法始於
管子先臣王守仁十家牌法卽其遺制可以練鄉勇可以
禁盜賊可以預城守可以定賦役可以省獄訟可以厚風
俗間察其奸猾敗羣者置之重典則小亂輯而大亂可弭
國家立預備倉本常平遺意平貴賤之價防水旱之灾極